

玉三郎

在泡沫中看見美的倒影，凋零下的生命冉冉盛開。

裕仁天皇崩逝後半年，美空雲雀猝然離世，彷彿預示著不久後那長達數十年的經濟浩劫，日本演歌界也在不知不覺間罩上了無形的萎靡，儘管後來八代亞紀、坂本東美、森昌子等仍各據一方，像石川小百合〈天城越え〉（越過天城）中所唱：「不如讓我殺了你怎麼樣？」美空雲雀的離開無疑是對時代見骨的一刀，至今未愈。幾年前 NHK 電視台用新技術讓美空雲雀在除夕的紅白歌合戰中復出，演唱生前最後的名曲〈川の流れのように〉（川流不息）和其改編作〈あれから〉（從此以後），全然沒有當年大阪萬博會前〈柔〉那巾幗不讓鬚眉，山河壯闊的氣魄，反而像在無聲地訴說著演歌的全盛時期已然過去，再也不會回來。

和美空雲雀之於演歌界一樣，歌舞伎的女形中同樣有著一位舉足輕重、中流砥柱的泰斗，被譽為戰後女形巔峰的六代目中村歌右衛門。歌右衛門離世後，有人說坂東玉三郎獨木難支，也有人說他孤掌難鳴，歌舞伎終究是立役的天下。可惜我聽演歌沒有奶奶久，看歌舞伎沒有爺爺精，在技藝上說不了太深，於是只能講美。

一種暗室有蓮，池上滿浮萍的美。

歌右衛門中臉長，面部留白多，細而彎的眼睛像雙小雨燕，顯得一對碩大的耳朵朝氣蓬勃，像極了江戶浮世繪師喜多川歌麿筆下的美人樣。如果說女形是由男性擬態女者的外貌，歌右衛門更像是徹底變成女人後，再從最深處由內而外褪去男人的氣息，舉手投足一顰一笑間都像場綿綿細雪，雪外有霧凇垂掛枝條，雪裡的松針幽微地發亮，用手指餘溫輕觸便旋即消融。

玉三郎和歌右衛門不同，臉蛋精緻小巧，像青玉般剛健有靈、象牙般溫潤可親，又像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富家小姐，眼神飽滿而鮮活。三島由紀夫曾說歌舞伎需要等待一個奇蹟，一個從無法培育花朵的土壤中綻放含苞待放的若女形的奇蹟，而那個奇蹟正是坂東玉三郎。玉三郎的身形高大，甚至比部分立役挺拔，因此不像歌右衛門行住坐臥皆自然而然散發出婦女之態，玉三郎需要刻意折背收腰，走路時躬身屈膝，盡量讓自己顯露少女之姿。然而正是因此，玉三郎的女形相較歌右衛門的大鳴大放，更有了年輕女性含蓄可人的韻味，嬌柔卻不造作。

提到歌右衛門，就不得不提〈籠釣瓶花街醉醒〉，歌右衛門2001年於東京都仙逝，葬儀上擺放的遺照即是當中的女主角，兵庫屋花魁八ツ橋（八橋）。戲裡最令人拍案叫絕、嘖嘖稱奇的片段被稱作八ツ橋の笑顔（八橋的笑臉），六十五歲的歌右衛門身穿打掛、腳踩黑色漆木屐佇立於橋邊，先是屏住呼吸十數秒不動，像時代也停止了脈動般萬籟俱寂，接著緩緩轉過身子，餘光與樹下滿臉麻子的佐野次郎左衛門短暫眼神交會。有如深不見底的湖水，波瀾不驚的水面悄然浮現八橋那不屬於現世的黑齒之笑，先是從台下傳來「六代目！」「おー」等讚嘆，歌右衛門的脖子便開始像轆轤首¹般左右扭動起來，又迅速歸於平靜，了無聲息地走向花道。

歌右衛門的八橋，是揉雜了悍妒與婦德、虛幻同現實交錯的女形，不僅同場扮演兵庫屋花魁九重，年僅三十初的玉三郎相形見拙，即便二十年後在十八代目中村勘三郎襲名公演上由玉三郎演繹同樣的角色八橋，也不禁相形失色。

不只〈籠釣瓶〉的八橋，往後世人提及歌舞伎花魁、遊女一角，也都被冠上了六代目中村歌右衛門大名。

要說兩人風格上的差異，玉三郎像大奧中的側室寵妃，歌右衛門則毫無疑問是幕府將軍嫡妻御台所，在歌右衛門的襲名戲〈京鹿子娘道成寺〉中更是一覽無遺。歌右衛門肢體語言大，手部動作切得細碎，擺動極其繁雜，如老婦般嘈嘈切切嘈嘈切切，卻又神乎其技的與鼓點對拍，一把扇子在空中舞的活靈活現，腰間的羯鼓如風神雷神在雲間嬉鬧，背景太鼓聲隆隆作響。歌右衛門的白拍子花子像腹蛇、像怨靈，像凝聚了人世間醜陋的、惡臭的，對所有男人的恨意，在此時此刻都具象化成了鐘頂的清姬。

相較於突顯「怨」字的歌右衛門，玉三郎的白拍子花子更多地著重在「恋」（戀）的表現上，雖是擬態大蛇，卻有著春初幼鹿的氣息，像早乙女風中搖曳，恍如白文鳥飛舞佛前萬叢間，亂髮而花姿。隨著時代的變遷，日本逐漸流行起了〈二人道成寺〉〈三人道成寺〉，前幾年為了追求視覺效果甚至推出了〈五人道成寺〉，然而不論演出的人數多寡，領銜的玉三郎雖然逐漸逼近歌右衛門息影時的實際年紀，白拍子花子卻仍不減妙齡，如深見草般清癯雅致。

¹ 日本傳說中的長頸妖怪，多為女性形象

面對歌右衛門〈籠釣瓶〉〈娘道成寺〉女帝般的霸氣，玉三郎終究迎來了屬於自己那獨一無二，見素抱樸的女形之道。

沒有了繁華的吉原遊郭，滿開的櫻花樹和小沙彌，舞台上只有一株垂垂老矣的枯木，雪地一片冷清死寂，一身白無垢的玉三郎從舞台中央緩緩升起，玉三郎擅長情感豐沛卻內斂的角色，在數十年間不斷淬煉之下，於〈鷺娘〉中昇華成了集大成的境界。傘下的白鷺精在飛雪中朦朧地行走，先是舉足邁步，不時左顧右盼，像鷺鷥挺立水田，身段扎實而輕盈，厚重的嫁衣下卻有著千絲萬縷的愁緒徬徨，被飛雪一片片地撕裂。

和歌右衛門褪去男兒身，全心全意以女者姿態活著一樣，玉三郎的〈鷺娘〉拋棄歌舞伎亂花欲迷人眼的特性，擁抱了女形最本質的核心，超越常世的苦痛之美。歌右衛門的父親，五代目中村歌右衛門晚年飽受鉛毒之苦，女形白粉用量大且補妝又比立役勤，白粉中的劇毒便像和服般一層層束縛著女形，誕生於近三百年前的〈阿古屋〉〈積恋雪関扉〉〈義経千本桜〉等，從江戶到明治，大正又到昭和，一代一代前仆後繼般以身殉藝，即便身心靈被掏空，軀體也會如人形淨琉璃無意識地起舞。

〈鷺娘〉進行到中段時舞台光線曾一度轉為明亮，白鷺精一改先前哀怨之姿，像人死前迴光返照似的，台上台下無不山花爛漫。就像櫻花飄落時揚起的櫻吹雪，白鷺精最終仍顯露出了真身，大鼓小鼓和三味線被高亢的笛聲取代，陣陣嘶鳴，玉三郎也開始了最終的瘋魔亂舞。繼受自〈娘道成寺〉的「怨」與「戀」，玉三郎將〈鷺娘〉中少女空階滴到明的相思之苦轉化成了更強大的「念」，一種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執念。

沒有遊女八橋被名刀「籠釣瓶」砍殺時的不甘，清姬火燒道成寺吊鐘時的洩恨，〈鷺娘〉的白鷺精像切腹，死意強而執著的自戕。起初只覺得像石上生苔，苔上綠癍蔥蔥鬱鬱，隨著玉三郎拂袖而起，時而撲騰旋轉、時而振翅顯露出身後血跡斑斑，越是凝視越是無法自拔，直到白鷺精的執念逐漸溢出，在視野外蔓延成一林子滿樹碧翠。

玉三郎緩緩下腰，將身子倒成橋墩的拱形，雙眼緊閉像祈求神佛般做出海老反りの動作，轉瞬間有如電閃雷鳴，和美空雲雀的〈柔〉，歌右衛門〈籠釣瓶〉裡的八橋三位一體。昏暗的燈光下，他華美的和服破成歌舞伎座婉約而淒厲的天

際線，上頭是昭和霧、下方是平成雨，將令和的東京幻化成一個大自在，不，更像是一個無人知曉的大千世界。